

七月待業

預言

不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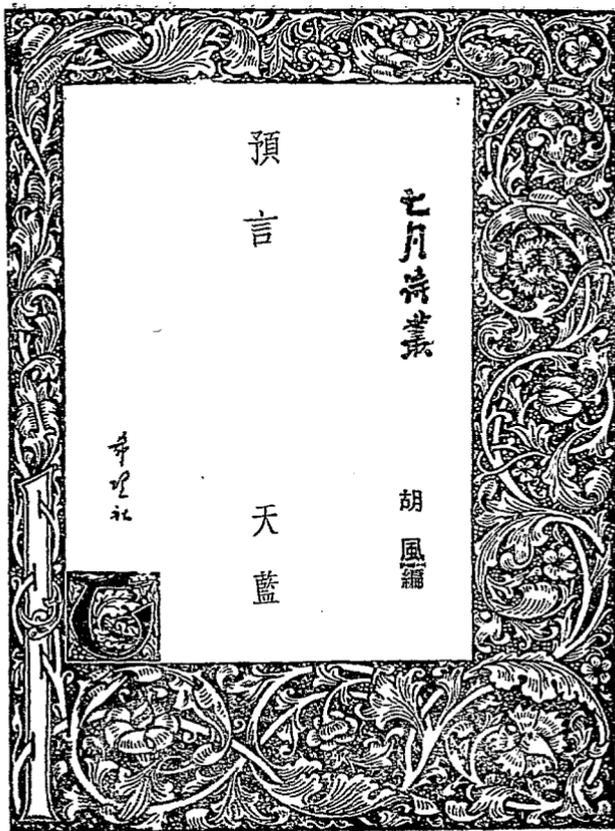
七月詩集

胡風編

預
言

天
藍

華北社



複製英國 W. S. Gilbert 木刻作封面

848
130-2

目次

哀歌	一
無題	六
雪底海	八
夜，守望在山崗上	一〇
預言	一三



3 0526 6896 3

ISBN 7-309-03324-4

9324

G · F · 木刻工作者 二四

第一章 二四

第二章 三六

隊長騎馬去了 四九

哀歌

——崇明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陷落，許多
少女因被污投海而死，作詩吊之——

海動盪着，
海將永生。



投海者呵，

抱着屈辱的靈魂而入海。

海，永遠呼號着，

讓呼號者呼號，

讓大不平者澎湃。

一個民族德性的亮光

使兇殘者戰慄

寒光閃耀着海洋。

野蠻不能久長；

而哀歌將永奏着，

長風吹奏大海的哀歌。

人類日進於正義的勇敢與聰明。

貞淑而倔強的死者呵，

奏着哀歌的大海也奏着戰歌。

人類永不疲憊，永不停息。

今天，投海者呵，

父母兄弟已沒有了

寧靜的家園……

剛健者猶因鬥着。

而今後也沒有誰不是剛健者。

海叫喚着，

生命在聽取海內的呼喚聲。

海不乾枯，

潮潤世界。

海上映照瑰麗的朝陽，

海上幻生落月的幽光。

投海者呵，

已尋獲了輝煌與淒厲的墓塋。

呵，投海者呵，
當大海長歌的時候
人民永伴之哀歌。

無題

不用太息，

我將遠去：

我隨歷史的戰鬥行進：

我，從單個人

走向人羣。

我，

於我何所有。

而我亦何願

我從那裏來，

我又眷念那生育我的隴野。

呵，永相望，

愛我者，

在我的遺忘中。

雪底海

雪底海，
而雪呼喚着；

夜——

高山與城池
猶依稀地雄峙。

躍入這海里去呵，

到更冷峻的浪濤中游泳。

夜已迷茫，

風正蕭索，

年青而勇敢的人啊，

躍入大時代冷峻的戰鬥。

夜，守望在山崗上

我的眼控制着山羣，
我的心屏息着。

夜，淹沒山外的山，

山外的河流；

夜，淹沒冥濛的蒼穹……

我瞭望廣闊無垠的祖國，

有萬千冤屈而死的人民，

有十月不熄的大火災……

我私誓，我願：

將我付與山西的西部

那五千年來繁榮的大地，

於今被迫害而荒瘠了！

我握住槍，

挺着朔風，

守望住這山崗……

——敵人從正面側面來，
在四五里以外。

——一九三八年四月，於山西西部。

預言

天陰雨，
我們攜帶雨具，
別猶疑，也別恐懼呀，
太陽還將出來，
陰雨，是暫時的。

太陽將永恆地照耀着世界——

這一句話寫在經典上；

你翻開書本看看，

書上每一字句都說着這一個信念。

現代人有現代人的經典，

我們的經典已給我們預言呵，

我們的時代還不是不需要預言的時代。

我們神采奕奕地活在預言的太陽里，

預言里，映照着未來的太陽的光芒，

照明我們今天的道路，

炎熱我們可能疲憊的軀體。

莫說這預言是我們祖父時代的預言，

這預言上說，我們將走近太陽，

並不是太陽走近我們。

人呵，這走向前的動物，

永不停留。

禍害將降臨到

那少數後退或趑趄不前的人們。

一切的預言我們相信，

只要那預言上說我們是那預言中的主人。

做被動者是可笑的，
被動者時常翻着筋斗。

我愛着我們時代的經典呵，

我想見那建立在人類生活里程上的碑記，

——人類短短的可考知的里程呵！

翻過一切以前的經典，

那墳墓的碑記呵，

那經典的預言不是給活的人，

而是給人的死魂，

人的死魂呵，那不可相信的東西。

我們走向太陽呵，

多種的走，

有憂鬱的人，

也有愉快的人，

有舉足輕捷的少年，

也有扶杖蹣跚的老者；

足底下並不是沒有死下的人，

有呵，有我們的朋友，

也有我們的親人，

我們走他們身上跨過。

我們人啊，

踏着人們自己的屍首做橋樑，

走近太陽。

太陽付與熱，付與希望，

熱與希望付與活力。

我們是歷史幸運的人啊，

太陽付與我們活力，

我們走近太陽而又將活在太陽的陽光下，

我們是人類歷史橋樑盡頭的人。

人類，

從古昔到如今，

由散漫的個人

走成了集體的隊伍。

人們在隊伍里獲取更大的自由，

人們在隊伍里更認識了自己的親人朋友，

人們在隊伍里生出來之前有莫可抗拒的愛憎，

人們將在集體里活着呵，

活着如人自身千萬顆細胞互相適應的機體。

人本非獸，

將脫離自戕的獸性：

人不以人爲敵，

人將更愛着人。

在太陽照耀着的世界

在我們身旁的經典所預言的世界里，

世界將如此。

人啊，這足計多謀永遠向上動的生物機體呵，

將佔有一切自然，

又將自然製作他所理想的繁華；

不含有仇恨，

盡所能製作繁華是我們最近將來的現實。

而今天我們看看自己，

尙穿着破蔽的血衣，

鞋襪都不全，

多窮相呀

而天還陰暗，

將下雨；

而天還嚴寒，

將下雪；

而人們還要遭遇着更慘酷的不幸，……

不要緊呵，牢記住我們信念：

太陽會照明我們的前路

太陽將永恆地照耀世界

然後，我們會愉快地舉足走，

也許走得更年少些。

隊伍莫散亂呵，

攜帶着雨具，

走得更整齊些，更嚴肅些，

雖然在陰暗嚴寒慘酷的季節里，

莫忘記；翻開我們身旁的書本，讀着：

「舊世界系統的動律及其必然的滅亡」。

我亦夢想見那生活里程的碑文：

那走向橋樑盡頭的人們，

有人將做着橋樑，

也有人將走過橋樑，

但同樣地將沐浴着第一綫的陽光。

G·F·木刻工作者

第三章

「Bificents always bificents!」(註1)

Bificents的朋友

你嗤嗤鼻，

冷笑笑，

揮一揮兩袖

從南方流轉到北方來——

南方，煙花燦爛的南方

你什麼也沒有帶走；

留下那風燭殘年的父母

年青的阿妹，

那三個失業工人，

那同一風度的 *biticents* 的朋友，

——在上海

那敵人毀滅中的上海，

你癢着嘴

走了，

什麼也不遺留——

讓貧困聯系着你與家庭

讓家庭在死黑的絕望中

知不到你的奮鬥，

奮鬥，

那（於他們）遠時代的奮鬥！

「他們是大路斯（註二）主義者……

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又沒有弄錢的本領！……

恥辱與饑餓是他們的

眼見兒子長大了——

把勞働的血肉養成了的

一個優秀的木刻工作者——

「好吧，養大了你

你走吧，

幸運與光榮是你的！

我是一個命定的工人，

我毫無怨尤地承受我生命的苦難

羞恥與貧困；

我的身旁更沒有誰，

我的心裏沒有上帝！

「呵！你離去吧

我生相小布爾喬亞的孩子

同我一樣冷酷而神祕的後人！」

而你離去了，

不掙一文錢給他們，

「幫助他們幾塊大洋一個月吧。」

只要你多刻兩張木刻，
或是多畫幾幅畫也成；

難道你不知道，

一分錢對於他們的生活也是有意義的？……」

「那不成，

人不能讓掙錢的心思弄壞了工作！」

你傲然回答。

你是大路斯的仇恨者：

堅壁清野，

不讓牠竄入你的空囊，
不讓牠積累在你的手下。

你笑笑，

你笑笑，

冷酷中的鋒芒，

悲劇中的戰鬥者——

悲劇枯槁了你青年桃花的臉孔，

悲劇剝削了你青年應有的豐滿的肢體，

而你笑笑 笑笑，

壓扁着嘴唇，橫着眉眼，挖苦地笑笑，

你征服着悲劇，
而你勝利了；

一次，

又一次，

你被擒住在那罪犯的網裏；

你沒有遁逃，

你不遁逃，

榮華歸於那些向後轉的人們。

於是，

你寧靜地，誠摯地

友愛着，教育着

那些花花色色的伙伴，

那小偷

那綁匪

那海盜……

「那比這裏有意思多了！……」

下層社會角色的

光榮的，卑污的，惡毒的，

以生命做武器

向着饑餓衝擊着的

故事，像自發的流泉

在你的嘴裏泊泊地流——

沒有熬忱，

沒有惋惜，

你癢着嘴，冷笑笑。因為呀！

你是另一個

崇高的有原則的

營壘中的戰鬥者。

你有武器——

那和包打定，叛徒，饑餓，帝國主義

作戰的——

那從美國採買來的

一套七元七毛五分的

木刻的用具。

你明快地鋒利地使用着，

多少年了，

而你戰鬥着。

「你希望做什麼？」

「不，做個更好點的藝術工作者吧！」

一個樸素的木刻工作者
自身，不斷地彫鏤着
一個「清高的」的典型

——一九三八年，四月。

(註一) *bitcents* 是上海流行的洋涇浜英文，意思是說一文無有。

(註二) 大路斯是英文 *dollars* (洋錢) 的譯音。

第一章

而大上海郊外的風雨
蕭索地吹打着你，
吹打着你底童年，
搖撼着你家傳的基業，
那祖父手建的「平房」；
你寂寞地在門前嬉戲，
鄰居闊綽的小鬼奚落你，

你就冷冷地走了進去；

呵，你水手底後裔

搬夫底孫子，

產業工人底孩兒——

你沐浴不着陽光與朝露，

都市的立體的大廈聳立着，

濃黑的陰影

障蔽着你應有的黃金的日子

但蒼黃的野草蔓生

而且生得那麼遒勁

而你怕見在賭場上打滾的

無端惱怒的父親，

從機器間走出來

滿面披着棉絮的

母親和阿妹，

同是那般地蒼白與昏黃！

你抿着嘴唇瞧着他們，

媽說：

「我工人底孩兒呵，
聽取你先人底故事，

記住他們艱苦的命運吧！

你是有仇恨的人呵！

因為有人在欺壓你

也欺壓着你底父母。

我給你上學去，」

願你家門有出頭之日，……」

誰知你竟出不符樊籠，

你竟高高地飛去，

再不顧祖父底卑陋的「平房」。

你探索前進：

你說：

「阿拉硬旺來睇！」

於是你成爲一個鐵道職工——

眼見無數剛健的工人，

擎着鉄錘，拿着火鏟

撩亂地揮動着；

耳聽機車不斷地嘶鳴

鋼軌叮叮的撞擊聲

你暗自說，

「噯個倒有道理！」

你探索前進——

走入當店，

脫下大衣

換取你終身戰鬥底畫具，

你希圖鏤繪

這將要劇動的潛力底世界。

你不曾做富貴的夢，

桃色的夢

下流惡棍底夢，……

窮人固窮！

你憎恨，厭惡

晃亂的流綫型，

炫耀的色彩，

流紅的大腿，……

而那暴風中掙扎的舟子

哼呵疾走的搬夫

瘦削昏黃的工人底影子

刺刺地在你底心靈中迴旋。

你不會有寬廣的去路呀，
不會有！

那強梁大腹的洋人及其同謀者
橫暴地打劫你底前途。

呵，一個饑餓的工人孩子底前途！

于你企望

殷紅的血

暴動的力

解放底旗幟。

而解放底旗幟，及時地

在「大英馬路」血的鬥爭的日子裏，
像升起的太陽

驅炙着無數的青年工人生命底新生；

你衷心歡躍，

而不歌唱，

「讓歌唱者歌唱吧！」

你默默地嚴肅地，

執着生命

躍入了革命底激流裏面。

「孩子呵，

歸來吧，

你做了一些什麼事體？」

但你遲遲地回答，

「今天，我已不能安分守己，

因為我是爲了你呀，

我也又不爲你。

我底親人啊，

我無能尋求徒然的富貴，

來報答你摯誠的恩惠。」

於是，在薩坡賽路

你建起堡壘

結合着勇悍的美術工作者羣，
施行攻擊。

而饑餓却困乏你在街頭，

女房東又將你從後門趕出去：

你陰暗地笑笑，

走了；

但獵犬在追捕着你底足跡。

而你仍然是默默地嚴肅地

攜帶着蘇聯的版畫

走進囚牢——

室內

你佈置那並非骷髏的世界；
窗

你瞭望那充滿着陽光的大地；
你沒有恐怖，
沒有猶疑。

等到偉大的戰爭底烈火
燃遍中原的時候，
你走出來，
先別上海，

眨一眨眼，細聲地說，

「戮那個娘

阿拉硬旺來啼！」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隊長騎馬去了

爲紀念 W·F·D·而作，他在晉西南詭造了一個
很好的游擊隊，可是却給奸人誘逼黃河謀害了。

隊長騎馬去了，

騎馬去了，

一個月還不見回來。

隊長！

呵，回來！

我們

一千個心在想，

一千雙眼睛在望。

你呀！

你什麼時候回來？

二月

敵人從東方來，

我們逃向西方去：

我們曾經是

散漫的

潰退的

却掠的一羣！

而你說：

停住

中國底軍士！

別忘了你足底遺下的

是你自己的國土；

也別奸淫劫掠呀，

別在你自己的

人民底跟前

放肆！

……集合起來

再戰鬥吧

因為我們

是中國底軍士！

呵，隊長！

你銅鈴般的

正義的

親愛的言語，

感動我們的心肺——

我們反悔了

重在你的周圍

整理着隊伍，

建立起

嚴肅的

平等的

自覺的軍紀：

不是嗎？

你稱呼我們

「同志！」

（那尊貴的

親愛的

永不能忘的名詞）

你教育我們，

我們開始知道

愛——

愛武器。

愛人民，

愛土地，

愛我們的隊長，你！

★

隊長！

呵，回來？

我們紀念着

你組織的第一個勝利。

三月

敵人向西方來，

我們打向東方去。

中甸的夜，

槍在肩頭，

月在山頭，

棉衣裹着馬蹄，

勇敢

堅決

愉快

充滿着我們的心底……。

你笑着，

忙碌着，

指揮着我們

進入埋伏線

（敵人的死線）

等待黎明的襲擊；

黎明，

敵人來了

眩耀地——

龐大的

滿載着東洋慰勞品的

滿載着彈藥的汽車

像修長的毒蛇

在公路上奔馳；

守衛在土樓上的

機關槍開始笑了，

你叫喊着：

「同志們，

揮手溜彈呀！」

手榴彈爆炸，

手溜彈開花，

困擊着那僵縮的毒蛇。

我們拔出刀

跟隨着你

躍出戰壕：

骨肉與骨肉底搏擊，

主人與強盜底血流在一起；

而敵人，終於剗了，

一百個魔鬼

殘廢九十九個屍體！

東洋底

巧格力

沙丁魚

勃郎寧

呢大衣……

你說：

親愛的老百姓：

這兒有你們一份；

親愛的同志，
這兒是你們的戰利品。

清晨，

歌上喉頭，

日上山頭，

黃昏的時候，

你獨自個兒去了，

騎馬過黃河去了。

★

隊長！

呵，回來！

今日却有人領導我們打硬仗

使我們遭遇失敗——

二百個弟兄去，

二十個弟兄回來。

四月，

風雨天，

敵人兩個騎隊

屯駐在那城鎮裏，

在那大河邊。

前四十八小時，

四……十……八小時呀，

我們奉到

過早的

襲擊底命令；

漢奸，托派，

魔鬼似的

在黑暗中奔忙着。

敵人底大砲

早已瞄準了路口，

敵人底機關槍

早已佈置在山頭；

行進，

行進只在半山腰，

敵人底火力便開始了；

我們繼續行進，

往前行進，

這是命令——

命令呀，

不顧當時的實情。

敵人在幽閑地笑，

我們却往火力上衝：

手，交不到敵人底手；

刀，碰不到敵人底腦袋；

手溜彈，捧不到敵人底山頭……

而敵人的槍彈，

越發怒吼了！

親如骨肉的弟兄，

朝前翻，

朝後倒……

今日

我們並不敗走，

並不逃跑！

我們是中國底軍士呀，

面向着：

紀律與

死！

呵，賸下弟兄二十個

淒慘地歸去，

山上風雨，

脚下溜泥，

鬱抑着的太息……

★

隊長！

呵，回來！

正當現在我們改編的時候，
知道你永不回來了！

你想單騎渡黃河，

黃河有不測的風波，

你奈黃河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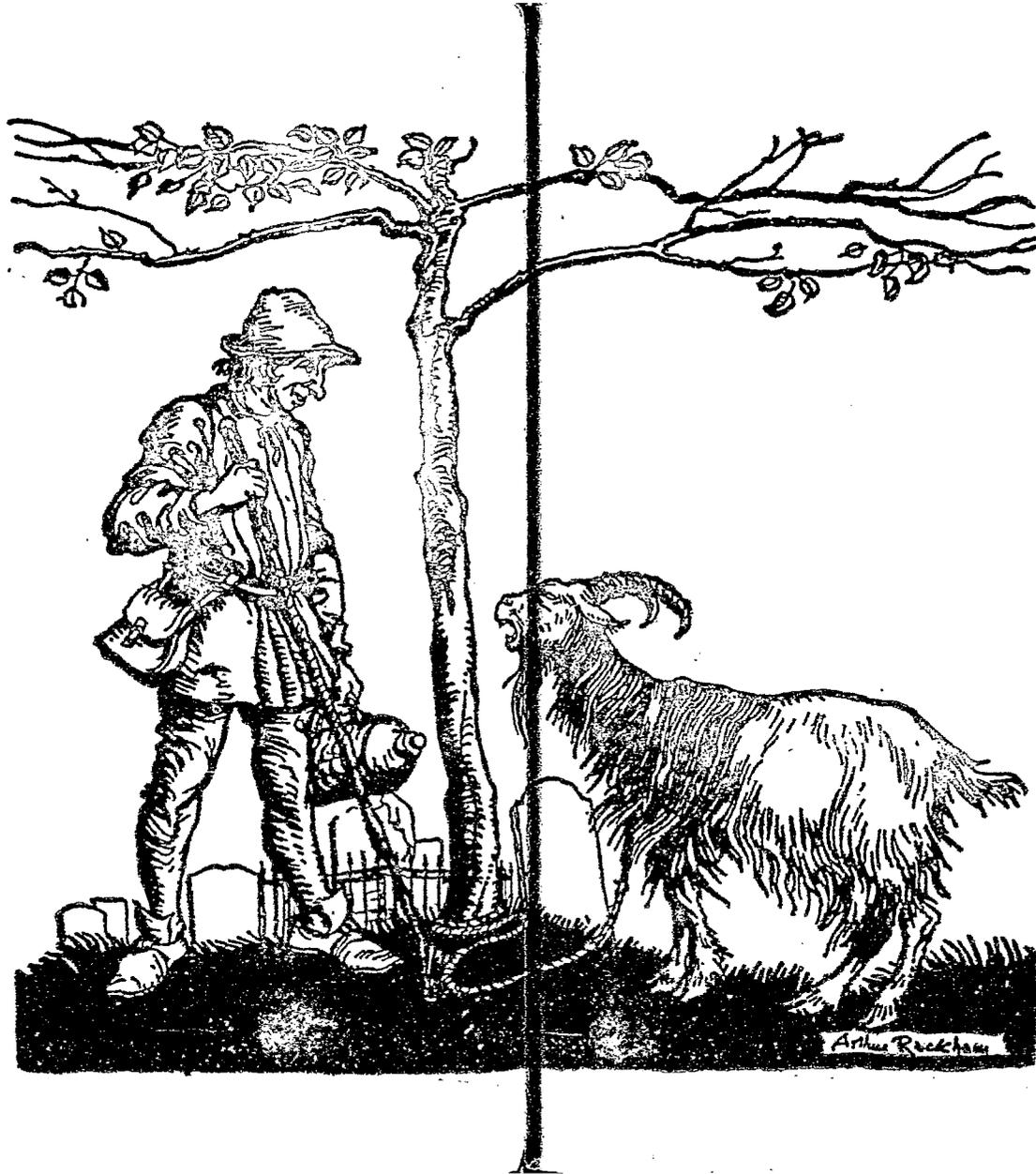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五月

七月詩叢 (第一集)

我是初來的.....	胡風 (選)
向太陽.....	艾青
爲祖國而歌.....	胡風
旗.....	孫鈿
給戰鬥者.....	田間
無絃琴.....	亦門
醒來的時候.....	魯藜
預言.....	天藍
躍動的夜.....	冀沅
童話.....	綠原
意志的賭徒.....	鄒荻帆
北方.....	艾青

本集中之「北方」，印過桂、渝兩版，現已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收入文學叢刊，不再印，但仍存目錄。

外地讀者直接向本社郵購，以八折計算，郵費以及掛號航空另加。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七月詩叢

預 言

著 者：

天 藍

編 者：

胡 風

出 版 者：

希 聖 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

活 書 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 發 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二年五月桂初版(一)——二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三月滬再版(二〇〇一——四〇〇〇)

五

~



北平
時代圖書發行所
經售

共 250